



百足之虫

繁华梦之三

FANHUA MENG FANHUA ME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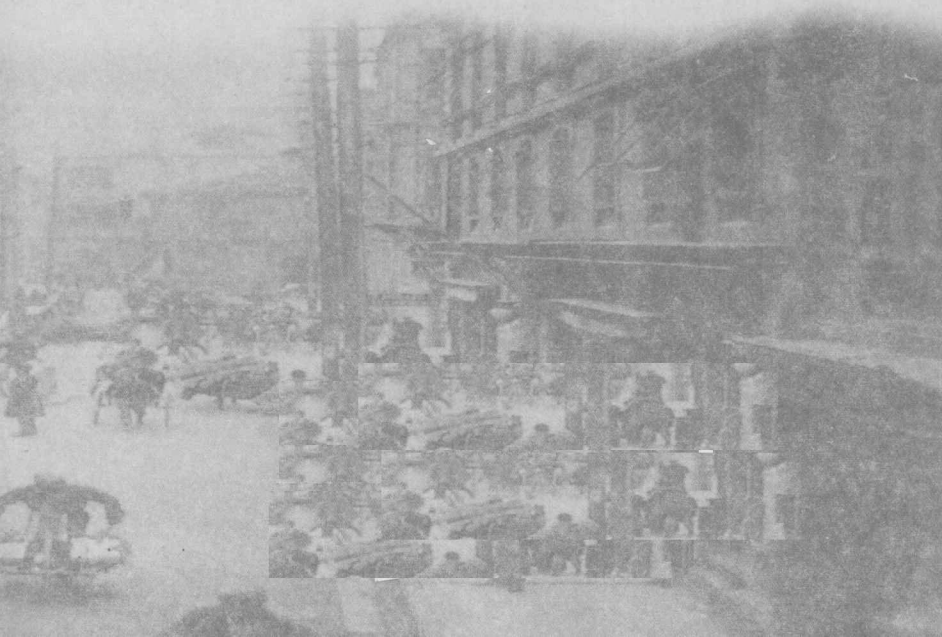
湖南文艺出版社

百足虫

繁华梦之三

树菜●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繁华梦之三

百足之虫

树 荣 著

责任编辑:吴正纲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410006)

湖南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23.625

字数:568,000 印数:1—4,000

简易精装: ISBN 7 — 5404 — 1961 — X
I · 1548 (全三册) 定价:31.50 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楔子

孙伯绳坐的那部克雷斯勒轿车从南京路向北转弯驶上外滩之后，车夫阿全便说道：“少爷，过去就是外白渡桥了。”

“这我晓得。”坐在后座中的孙伯绳有些不耐烦地说道。

阿全说道：“有件事情少爷大概还不晓得，现在对面桥堍有站岗的东洋兵，过桥的老百姓都要朝他们鞠躬，车子上的人也要下来鞠了躬才能过去。”

这情况孙伯绳倒确是方才听说，他有些惊讶地问：“这是怎么回事？是什么时候行出来的？”

阿全回答道：“什么时候行出的倒不清楚，只晓得上个月已经这样了，电车过去时乘客也都要下来向东洋兵鞠躬，哪个鞠得不像样还会挨耳光。”

孙伯绳皱起眉头说道：“这里是公共租界，不还是英国人在管着吗？怎么就容得日本人这样胡来！”

阿全推了下变速杆，把车速放慢了些说道：“容不了又能怎么样！现在的事情就看哪个的臂膊粗了，桥北又一向是东洋人的地盘，不要英国佬美国佬过桥鞠躬已经是他们的上上大吉了，还会来管你们中国老百姓的事情！”

孙伯绳觉得阿全那些挺俚俗的话倒是讲出了个简单而真实的道理：强者为王。目前公共租界上的行政权虽还掌握在英国人手中，但他们在上海的兵力只有几营陆军和几艘炮舰，而日本在租

界周围的兵力却何止几万，飞机、大炮、坦克、战舰，一应俱全，两者相比，正应了那句俗谚：“胳膊拧不过大腿”……他正这样想着时，从汽车前窗里已能望见外白渡桥的那两排铁梁了，便先吩咐阿全把车靠到路边停下，然后问道：“这苏州河上有没有哪座桥没有日本兵站岗的？”

阿全回答道：“从老闸桥向北的那些桥都封锁起来不准通行，要过河只有这里和里白渡桥、四川路桥这三条路，都有东洋兵站岗。怎么样，少爷？要不然调头回去吧？”

孙伯绳蹙起眉头思索着，他今天要到苏州河北面去并非为探亲访友或应酬交际，而是去办理一件要紧事情的。

三年前，他父亲孙直斋被绑票赎票回来后，决意不再把家中产业全都揽住在自己手里，这便和伯绳分了家，把自己父亲孙竹堂创办的那家常通轮船公司分到了伯绳名下，从此归他经营管理。这家企业的盈利收入也就成为伯绳这一家的一项重要经济来源。但在去年的“八·一三”战事中，常通公司遭到了极为惨重的损失，一部份轮船被日军飞机炸沉，另一部份船只被国军征用去运送兵员后从此下落不明；上海苏州河边的码头和修船厂也被炸毁，整家公司只剩下两艘泊在船坞里待修的内河火轮。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和江浙两省的大部份地方之后，中国原来的民营航运公司便都关门停了业，因此剩下的那两艘火轮即使贬值贱卖也不可能找到买主，只能停在船坞中听其锈烂，好容易前几天有家经纪行找来了个买主，打算把那两艘船买去当作废船拆卸后分类出卖。作为废船出售虽还不及应值船价的两三成，但毕竟也是笔不小的数目，总比目前这样在露天里雨淋日晒，最后变成一堆烂铁要好得多。在达成交易之前，买主自然要验看货物，因此今天是约在虹口的三角地菜场前会面后一起去船坞验货的，倘若失约不去，便可能被买主认为缺乏诚意以致使这场交易告吹，若是这样，再想

找到个买这两艘旧船的主儿又不知要到何年何月了……他反覆地考虑了一会，吩咐阿全道：“开吧，过桥时候多加点小心。”

阿全松开离合器，踩下油门，汽车便缓缓驶过去上了桥面，前面有一部一路有轨电车停在那里，那路电车是从静安寺开往虹口提蓝桥的，前面机车和后面拖车中的乘客全都下了车，正排着长队在等候鞠躬。阿全把车停在电车后面，等电车开走之后，便小心把汽车向前开去。这时伯绳能看到那些日军岗哨了，一共是三个，站在座木头岗亭前面，看模样都是普通列兵，因为都拄着上了刺刀的步枪。由于那三个日本兵的身材都较矮，那种三八式步枪上了刺刀之后几乎齐及他们的帽檐，三人都注视着开过来的克雷斯勒车。

阿全把车开到离岗亭两丈多处缓缓停下，下车开了后厢车门让孙伯绳出来，然后自己先走过去，朝站在岗亭前的那个戴眼镜的日本兵挺深地鞠过个躬，然后从容地走向汽车前面。

这下轮到孙伯绳了，紧张和屈辱和感觉使他的两腿有些发软。他步履有些踉跄走到岗亭前面，也未看清是对着哪个日本兵，便匆忙地鞠下躬去，当头上那顶呢帽脱离脑袋快要掉下时，这才想到在紧张中忘掉了脱帽，赶紧抬手把帽子按住，这时又听到了个吼声，像是用日本话在骂人，更使他一阵紧张，心想这下准会挨耳光了，这便横下了心直起腰来。

那些日本兵见孙伯绳穿得很是光鲜，又是瞧他从轿车上下来的，因此并未难为他，只是对着他那副狼狈相一齐大笑起来。其中一个又吼了一声，孙伯绳看那人的表情，猜测是叫自己走开，这便踉跄地向桥堍下走去。

桥堍下的马路对面那便是幢十七层的百老汇大厦，那是苏州河以北最高的建筑。里面原来一半是旅馆，另一半是月租公寓，其中也设有西菜厅，供应的意大利式菜肴在上海是颇有点名气的，事

变前孙伯绳曾来光顾过好多回，但此刻那座大厦门前已扯起了面太阳旗，门前台阶上还面对面站着两名荷枪的日本兵，显然这里已被日本人占用做了军事机关。孙伯绳尽量避得离那里的大门远些，站在街角的人行道上等候着汽车。

阿全把汽车开过来，孙伯绳自己开门钻进车厢，直到靠坐到座背上时，这才掏出手帕抹掉层额头上沁出的汗珠，嘘出了口长气说道：“做亡国奴的……”

他原来想说“做亡国奴的味道是不好受的。”但把后面那半句咽了回去……

这是公元一九三八——民国二十七年——五月里的事情。

上

卷

一

一

九

四

一

第 一 章

费宝树在睡梦中醒来，静躺着凝神聆听了一会，摸索着开亮了床头柜上的台灯，看了看灯旁的台钟，时针指着三点四十分上。她撑坐起来，推着睡在身旁的丈夫唤道：“哎、醒醒！哎，你醒醒！”

孙伯绳被推醒后，睁开惺忪的睡眼，看到妻子紧张的脸色，便问道：“什么事啊，半夜三更这样慌张？”

“有炮声！”费宝树说道，“像是哪里在开炮！”

“你是在做梦吧，这时候哪会有……”孙伯绳说到这里顿住了，这回他也听到了，那是几下闷沉而有节奏的响声。响过十多下之后便停了。他和许多上海市民一样，经历过“一·二八”淞沪战争和“八·一三”事变，因此能识别出这确实是炮声，而且听起来这炮的口径还不小，只是距离较远，才不显得很响罢了。

这时那炮声又响起来，费宝树也知道在上海外围那几个县里一直都有分别归国民政府和共产党指挥的游击队在活动，因此问道：“会不会那些忠义救国军或者新四军在打进来了？”

孙伯绳摇了摇头说道：“不可能，从日本人搞了‘清乡’之后，他们到处躲藏还来不及，哪有这力量向市区进攻！而且日本人要对付他们也用不着大炮，只要机关枪和小钢炮就足够了。”

“那么这炮声是怎么回事呢？”费宝树又问道。

孙伯绳想了想说道：“这炮声是在东面，大概是虹口的日本军队在演习……可也说不定是日本军队在进攻租界。”

“进攻租界！”费宝树惊讶地问，“租界上的英国兵不是几个月之前都撤走了吗！现在只有那些巡捕，日本人难道用得着搬出大炮来对付他们？”

孙伯绳说道：“英国兵是撤走了，可还留着几百个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另外还有些万国商团^①……”他说着掀开被子起床，穿上衬绒寝袍，走到窗前那张几边拿起电话拨起号来。

费宝树问道：“这时候了你还打电话给谁啊？”

孙伯绳回答道：“打到惠中去问一下，那边离虹口近，账房间通宵有人值班，要是发生什么事情总比这里清楚些的。”

他所说的“惠中”便是他们家开的那家惠中旅舍，座落在公共租界商业中心区的汉口路上，是十几年前他父亲孙直斋独资开设的，在上海也算是家有名的大旅馆。电话接通后，孙伯绳问明接电话的是谁之后，便询问是否知道那些炮声是怎么回事，然后便听着对方的回答，边听边“嗯、嗯”地应着，神情显得严肃而又紧张，中间还发过些简短的问话，最后吩咐道：“有事情打电话给我，不要去惊动老东家，他上了年纪了，不要再让他担惊了。”说罢挂断电话，就在旁边一张沙发里坐下，怔怔地出神思索着。

费宝树这时也已起床披上寝袍走过来了，她注视着丈夫那副严肃的神情，担心地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孙伯绳说道：“果然是日本兵开进租界了，刚才接电话的是朱先生，他亲眼看到日本军队的铁甲车和摩托车在惠中门前开过，后面跟着大批步兵，在和我打电话的时候，步兵还在过去，大多都到浙江路向北转弯，看来是到老闸捕房去的。”

费宝树问道：“那么老闸捕房里那些人会抵抗吗？”

^① 万国商团是上海租界上的一个业余武装组织，主要职责是协助外国驻军和警方弹压反抗行动及维护租界内的秩序。以国籍分队，有英国队、美国队、法国队、意大利队、中国队和白俄队（白俄队系雇佣性质）。

孙伯绳哼了声说道：“凭那几杆手枪和马枪去抵抗吗？那是在拿着鸡蛋去碰石头，万国商团的那些乌合之众就更不用说了。租界上那些英国佬见了日本人本来就像老鼠见了猫似的，现在看到军队开进来，自然只有乖乖地举手投降了。”

费宝树问道：“既然不会抵抗，那么开炮是谁在打谁呢？”

孙伯绳回答道：“朱先生说，听起来那炮声是从外滩那边传过来的，我这才想起，在海关对面的黄浦江上还泊着一艘英国军舰和一艘美国军舰，前天我到汇丰银行去的时候还看到停在那里，看来就是那边在开炮。当然他们也等于在以卵击石，要抵抗的话，结果总是要被打沉的。”

费宝树略想了想问道：“军队开进租界，还对黄浦江上的军舰开炮，那不等于在对英美两国开战了吗？”

“是啊。”孙伯绳点着头说，“那样就是开战了，而且估计在别处已经打起来了，不是在菲律宾就是在新加坡，这里只是跟着动手罢了。”

费宝树虽是个富室少奶，但平时除掉看戏，打牌，聊天和逛公司以外，也一直看报纸留心时事新闻，因此这时便问道：“可这两天报上不一直在说从那个日本的特使来栖……来栖三郎到华盛顿之后，日本和美国的谈判进行得很顺利吗？怎么突然间就打起来了呢？”

孙伯绳说道：“外交和政治上的事情局外人是摸不准也说不清的，也许这边正在谈判，另一边已经在开火了，也说不定这回来栖三郎到美国去谈判正是日本人声东击西之计呢。”

费宝树走到窗前，撩开窗帘向外望去。这时那炮声早已静息了，即使还有枪声，在这样远距离是无法听到的，因此此刻四里一片静谧，能听到的只是晚风掠过隔墙花园中那排法国梧桐枝梢时发出的飒飒声响。隔邻那幢大洋房里住的是一家赛夫拉迪姆犹

太人，那家的父亲在三十多年前只身从孟买来到上海经商，创下了偌大一份家业，几个子女都已成年，全都聚居在隔壁那幢英国庄园式洋房里。这幢房子比孙伯绳家的大了将近一倍，光只正房便有近三十间，此刻，二楼和三楼的不少窗口里也有灯光透出，肯定也是被刚才那些炮声惊动起来的。由于那父亲在上海发迹之后已入了英国籍，因此若真是日本和英美之间发生了战争，他们这家人的处境将会比一般中国人更糟的。

费宝树在窗前站了一会，突地像想起什么似的转身向门外走去，孙伯绳唤住了她问道：“你到哪里去啊？”

费宝树站住回答道：“上去看看孩子们怎么啦，也许也被刚才那炮声吵醒了。”

孙伯绳说道：“小孩子睡熟了是不容易被吵醒的，就算刚才醒过一次也早睡着了，何况还有佣人陪着你用不着去了。”

费宝树走回来在丈夫身旁的沙发中坐下，担忧地说道：“本来还有个租界可以避开点日本人，一直都说这已经是一座‘孤岛’，现在连这座孤岛也没有了，那以后的日子将会怎么样呢？”

孙伯绳低头沉吟了一会说道：“还是那句老话：船到桥头自会直。只能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了……”他顿了下，轻轻叹过声气继续说道，“还是睡吧，这些事情要想一时也想不完，等天亮之后出去看一下情形再说吧。”

“天亮之后你就要出去！”费宝树有些担心地问道，“现在还不知道外面是怎样情形呢！”

“不要紧，我会小心的。”孙伯绳说道，“爹爹和姆妈那边不晓得怎么样了，刚才朱先生说，爹爹听到炮声之后也打电话到惠中去问过了。他们一直住在租界上，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日本兵，我得先要去安一下他们的心。”

孙伯绳夫妻俩虽重又回到床上躺下，但都没再睡着，可也都

没有说话，只是静躺着各自想着心事。到七点多钟时，孙伯绳再也躺不住了，悄悄起了床，盥洗更衣之后，下楼吃早饭时，吩咐听差阿四先到外面去观看一下动静。阿四去后回来报告：外面中国巡捕和“红头阿三”^①还在照常站岗，就是在路口和几条大弄堂口上增加了些站岗的日本兵，但都像木头人样地端着枪站在那里，并不干涉或盘查行人，因此马路上行人虽比往常少了许多，但还是有人在行走，只是自备汽车却很少见到。孙伯绳听后考虑了下，上楼去挑出件旧的薄丝棉袍来换上，不坐汽车，也不要阿四跟随，独自出了门沿着愚园路向东走去。

马路上的情形确实像阿四报告的那样，每走上几十步，就能看到两名日本兵面对面地站在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上，保持着同样的姿势：叉开两腿，伸直右臂拄着上刺的步枪，有些人的枪刺上还缚着面小太阳旗；就连面部表情也都相同，都铁沉着脸，瞪出两眼直视前面；但当他走到静安寺时却看到气氛显得有些紧张，静安寺巡捕房大门前停着部日本装甲车，车顶上架着挺重机枪，机枪手卧伏在后面，两手抓住枪把，仿佛准备随时向下扫射，这里是六岔路口，每条路口都有好几名全副武装的日本兵在站岗，愚园路转角处那家百乐门舞厅门前墙上贴着张大幅白纸告示，有许多市民拥在前面观看。孙伯绳也挤进人丛中去仰头观看着。

这份告示是以“大日本上海地区陆海军最高指挥官”名义发布的，内容写的是大日本帝国皇军为了将大东亚圣战进行到底，已于昨日向美英两帝国主义宣战，并已优势军力重创美国在太平洋上的军事基地，现正全力扫荡美英两国在亚洲及南太平洋的一切势力，以达建立大东亚共荣圈之目标。驻守上海地区的皇军为了防止坏人趁机捣乱，维护租界治安，现已进驻公共租界。希全体

① “红头阿三”是上海市民对公共租界上印度巡捕带有贬义的称呼。

租界市民各守本分，继续安居乐业，倘有坏人趁机破坏或枪劫骚扰；皇军必予严惩不贷，云云。

孙伯绳在观看告示时，也从旁边那些市民的谈论中了解了今日凌晨听到的那些炮声的端倪。正如他推测的那样：那些炮声来自外滩的黄浦江上，碇泊在那里的英国炮舰彼得烈尔号开炮抵抗，被日军的炮火击沉，弃舰逃走的英国海军官兵全部被俘，另一艘美国炮舰威克号则较为识得事务，在炮战发生前便宣布投降，舰上官兵和海军司令部的留守人员现已全部成为战俘。

看完告示，孙伯绳对事情的始末已有了些了解，便在路边雇了部黄包车，吩咐拉到威海卫路上自己父亲家去。

从五年前他们父子俩析产分家之后，他父亲孙直斋便一直带着一妻一妾和一个庶出的小女儿凤芹住在公共租界威海卫路上那幢小洋房里。虽然他已年过六旬，但平日里每天早上还是要到自己开设的惠中旅舍和鼎泰钱庄去听取经理的汇报并且处理一些业务。但经过昨夜那场惊扰之后，今天自然不敢贸然出门，起身后一直耽在家里等候着消息。孙伯绳来后，把自己在外面了解到的一些情况讲给父亲听了。孙直斋听后，怔了半晌说道：“这下果真打起来了，可真也弄不懂日本人究竟是打的哪一档算盘，一个中国还没吃掉，又去招惹美国了。美国可不是只随便好捏的软柿子，不但人多，工业发达，武器也精良，是随便可以招惹的吗！这样四面树敌对他们会有好处吗！”

孙伯绳说道：“日本人敢冒这个险，自然也有他们的理由，现在英美等国家都对日本实行战争物资禁运，日本本土的资源十分缺乏，倘若再得不到南洋那一带的汽油、橡胶和其他各种军用物资原料，他们连在中国的仗也打不下去，这就是逼得他们不得不向南洋用兵的原因。另外，他们当然希望和德国、意大利联合起来，让轴心国集团称霸世界，他们自己便可以控制整个亚洲。可

现在这样对中国是有好处的，本来就是我们在单独抵抗，现在在对付日本这方面，英美两国的力量也加了进来，那么重庆方面的压力就会轻得多。”

孙直斋吸了口雪茄，沉默了半晌说道：“对中国有没有好处那是以后的事情，可摆在眼前的是上海人的日子将会越来越难过，本来还有个租界可以挡一下，好比篱笆挡住野狗一样，现在连这道篱笆也被折掉了，日本人就更加可以横行无阻，肆无忌惮了。”

虽然孙伯绳心中也有着同样的忧虑，但此刻为了安慰父亲，只能拿刚才安慰妻子的话来对他劝解：“就算过去有这道篱笆，也还是朝不保夕，今天不知道明天的，现在没了篱笆，那也只能到什么山，砍什么柴了。”

孙直斋沉默着想了一会，叹了口气说道：“你说得也对，在沦陷区里的人总是亡国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有这篱笆，没这篱笆，总是这么回事了。”

孙伯绳听父亲既能想得开，便也不再多作劝解了，正站起打算上楼去看望母亲，孙直斋却又指着椅子说道：“你先坐下，我还有事情要对你讲。”

孙伯绳重新坐下。孙直斋站起走过去关上了书房门走回来说道：“就是光远那件事情，现在已经查实了，这两年来他在我们头上捞去了不少，看来还不止辣斐德路上那幢房子，其他包括黄货和现钞在内恐怕还有不少。”

“爹爹已经查清惠中的账了吗？”孙伯绳问道。

“暂时还只查了这两年的。”孙直斋回答道，“可也已经查出了不少开销上的虚账和花账，另外还有一些是收下房钱交柜之后没有入账的，现在还没查出究竟有多少，但这些年加起来的数字是决不会少的。”

孙伯绳想了想问道：“惠中里记账和出纳不都有专人的吗！他

怎么能长期从中舞弊呢？”

孙直斋点着头说道：“所以看来是有人和他上下勾结，通同舞弊，其中主要角色当然是他这个当经理的。”

孙直斋父子此刻所谈的这个人名叫孙光远，是孙直斋族里的侄孙，他的祖父和孙直斋在六代前同一个祖先，因此是已经出了“五服”的远房同族。他原在家乡绍兴城里的一家钱店中当学徒，十多年前到上海来投奔这远房叔公，孙直斋安排他在自己开的那家鼎泰钱庄中当伙计，由于他办事勤力，又善于逢迎，因此深得孙直斋的宠信，不多几年便擢升到了协理的地位。民国二十四年，孙直斋开出那家惠中旅舍之后，便把他调去当了经理。他仍旧一如既往地勤力办事，把偌大一家旅馆管理得井井有条，因此更得孙直斋的宠信，把自己私人财务上的事情也交托给他，因此他等于兼任着这位叔公兼老板的财务主管。

这样的信任一直延续到约莫半个月之前的那一天——

孙光远从进鼎泰钱庄当了伙计之后，便在法租界贝勒路上一条名叫泰和里的弄堂中租了间底层的厢房居住，以后娶了亲，又生了儿子，一间厢房已不敷应用，便把旁边那间客堂也租了下来，以后又添了好几个子女，这便逐步把这整幢两上两下的石库门房子都租了下来，以后便一直住在这里，再没搬过场。孙直斋曾到他家来过好几回，见他全家连女佣在内十来个人住在这么幢没有卫生设备的旧式石库门房子里，不但显得挤迫，和他那大旅馆经理的身份也不甚相称，因此曾劝他趁眼下公共租界越界筑路上正在大批建造有卫生设备的新式里弄的时候，买一幢搬进去住，倘若手头现钱不够，自己可以借给他，但孙光远却婉言谢绝了叔公的这番好意，他说自己的薪俸虽是不低，但由于子女多，负担重，因此这些年来积蓄并不多，那有限的一点积蓄是要留作子女的教育费，日后培养他们上大学的。至于眼下住的这房子，看起来虽